

紫霞

蒋胜男◎著

[玄幻武侠类小说]

读《紫霞》，看人性的挣扎、权力的疯狂、
爱情的骤变、命运的苍凉……



朝華出版社

紫雲

蒋胜男◎著
[玄幻武侠小说]

◎ 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宸 / 蒋胜男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7.11

ISBN 978-7-5054-1766-3

I.紫… II.蒋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3558 号

紫宸

作 者 蒋胜男

策划编辑 王 磊

责任编辑 赵 明

特约编辑 仰 洁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 68433141 (编辑部)
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209 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766-3
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一 龙飞凤舞 / 001

遥望城门,城门上高高的匾额上,“紫宸”二字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就是帝都了,那城门口,每天来自各州的人熙熙攘攘,有多少人满怀希望和野心地投身进去,又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所有的野心都可以在这里实现,所有的阴谋都可以在这里潜伏。

二 帝国公主 / 019

飞龙一跃而起,越过众卫士的头顶,一脚踹在紫宸大殿的黄金大门上,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。后世史书记载,“九月十一日,飞龙公主初入宫。是日,帝都地震,有城中双子楼倒塌。”

三 触变之争 / 037

芸芸众生,哪朝哪代不是在最底层,哪朝哪代不都是一样过?人生不过短短百年,做芸芸众生很容易,想要摆脱这种命运却很难。每个人的人生,都只能由他自己负责。他自己都负责不了,你就算把心都抠出来,一摊烂泥还是一摊烂泥。

四 天妃乔虹 / 049

任何一个人,不管功劳多大、权势多大,只要得罪了乔虹,总有一天会遭到她狠毒的报复。乔虹一手抹去了开国以来功臣坐大的局面,一手抹去了帝国对紫后的崇拜。她开始像紫后一样,只有她才是宸帝身边永远的女人,而其他的女人,只是过客。

五 宝鼎夫人 / 063

毒花蔓藤最盛的地方，一个黑衣女人正盘膝静静地坐着，仿佛已经坐了千年万年，亘古永远。黑猫扑进了黑衣女的怀中，“喵喵”一声，舒舒服服地将自己全身蜷缩成了一团伏在那里。黑衣女子抬起头来，凤舞心中一凛，这女子有一双如同黑猫一样碧绿妖异的眼睛，那眼睛似有一种魔力，能够将人吸进去一般。

六 江山美人 / 079

你真的以为，凤舞会不一样吗？只怕到了那个位置上，就由不得他了。权力一旦不受控制，纵欲易而守心难。一个人的意志力，经得起一次两次诱惑，经不起十次百次，甚至千次万次的诱惑。不要太相信一个男人的道德，凤舞只是一个男人，不是一个圣人。到了那种时候，你就得拿人性去试炼了。而人性，是最经不起试炼的。

七 分庭抗礼 / 095

“不是她的对手，不见得就要任她动手，毫无作为。如果她有本事一朝灭了我，尽管出手。如果没有，我会让她知道，也让所有的人看到，我并不是一个可以无端招惹的人。”凤舞看着她的脸色，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认知：她毕竟是宸帝的女儿，光是这份与生俱来的霸气，她跟乔虹的交锋，未必吃亏。

八 玉人归来 / 109

花树下有一个秋千架，秋千架上有一个白衣女子，背对着他，海棠花瓣落了她一身。她赤着足，却伸出手去，接着那纷纷落下的花瓣，收在怀中。她轻轻地哼着曲子，曲声在花树下、小院中回荡。此情此景，恍然如梦，似在前世梦中，也似在记忆的最深处，遥远得即将忘却，却又未曾完全忘却，隐隐约约中，似有似无、若真若幻。

九 风云变幻 / 127

权力场上,最可怕的事不是暗杀下毒,而是空穴来风。风不知从哪里起,你捉不着、摸不到,一旦等你发觉,风向已经转变,天意已经不再朝向你了。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回过神来,最上层的权力已经悄然进行了转换。天妃乔虹,一夜之间从天到地。

十 天意难测 / 141

二十年来,多少开国元勋、名将重臣、封疆大吏、名士英雄,不管他们曾经如何地称霸一方,如何地权倾天下,如何地声高名重,他们的辉煌都将在听到四个听风侍从说出“听风轩喝茶”的魔咒之后而终结。

十一 命运之手 / 161

凤舞凝视着密室中一片空白的墙面,似乎已经穿透墙面,一直穿越天官,穿越帝都,一直可以看到海那边去——蛟人们拥着飞龙,潜入深深的海底,潜入那个天官无法伸入的大海深处。“飞龙,永诀了!”凤舞闭上眼睛,心平气和地等待着最后一刻到来。

十二 紫后当年 / 175

当年你我同寻不老不死之秘,并一齐发下血誓,共享这不老不死之身,直到百年千年,为的是当时你我深深相爱,祈求这份幸福能够天长地久。不老不死之身,为的是让幸福延续,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它的奴隶。

十三 权力游戏 / 189

经历过从权力顶峰到人生底谷再到权力顶峰的来回,经历过有冤难伸、百口莫辩、受尽凌辱,再到扬眉吐气,尽情地享受报仇的快意,必然会为重获权势而欣喜若狂。试问这种时候,谁还能够无欲无求,谁会不认为,权力是绝对重要的东西呢?

十四 祭坛之谜 / 205

请你记住,如果你曾经爱过一个人,如果他没有如你所希望的那样,你可以走开,但千万别去后悔和抱怨。曾经爱过,就是一段美丽的记忆,时间让它变了质,但却不能否定它曾经让你喜悦过、感动过。你原谅的并不是他,而是你自己曾经的真情不可否定。

十五 天塌地陷 / 215

宸帝长笑一声,吐尽最后一口气,软软地倒下。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子忽然变得极轻轻,飘了起来,飘入一个长长的隧道之中。隧道尽头,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坐在台阶上,赤着双足在空中荡来荡去,眼睛笑成两道弯弯的新月,轻脆的笑声在空中飘荡着,“列阳,你好像来迟了哦!”

尾声 / 227

这几天太阳太好,飞龙晒了许多的干果,制了许多腊肉,还晒了许多地瓜、山药的干脯。秋天,正是丰收的季节啊!



一 龙飞凤舞

遥望城门，城门上高高的匾额上，“紫宸”二字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这就是帝都了，那城门口，每天来自各州的人熙熙攘攘，有多少人满怀希望和野心地投身进去，又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所有的野心都可以在这里实现，所有的阴谋都可以在这里潜伏。

一辆马车从遥远的西方驰来，停在城门口下。两名大汉打起帘子，“主公，帝都到了！”

一个锦衣人走下了马车，他披着一件百鸟彩羽织成的披风，这样一件披风，在帝都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。

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遥望城门，城门上高高的匾额上，“紫宸”二字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就是帝都了，那城门口，每天来自各州的人熙熙攘攘，有多少人满怀希望和野心地投身进去，又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所有的野心都可以在这里实现，所有的阴谋都可以在这里潜伏。

而他，又会在这帝都、在这天宫里收获些什么呢？

他自嘲地摇了摇头，像是要摇去刚才那一丝胡思乱想，转身返回车内。他一只脚登上了车辕，忽然停住，一双细长的凤眼从前后护卫的四名武士身上缓缓地扫过，微闭一下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进了帝都，你们不可再称呼我为主公了。帝都忌讳甚多，休要落人话柄！”

那四名武士相互对看一眼，不禁有些惶然，“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主公？”

锦衣人微微一笑，“叫我大哥好了！”

那四人只得一齐躬身领命，道：“是，主……呃，大哥！”

锦衣人进了车中，马车又重新驰向城门。

城门口，仰望帝都的人摩肩接踵，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。守城吏在慢吞吞地检查着每个人的入关证件。锦衣人的马车出示了通行证之后，进入了专用车道。锦衣人坐在车中，透过纱窗看着外面。本来有通行证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入城的，但是他的前面似乎有十几辆颜色、式样相同的车也进入了专用车道。

侍从低声禀告：“这些是进入帝都的红霞帔。”

锦衣人眉头微微一皱，冷笑道：“把咱们安排跟一群红霞帔一块儿进城，这要叫白民、黑齿、麟趾等族的人听到，岂不是笑掉大牙？！”

那侍从有些局促不安，只得解释道：“原本安排她们昨天到的，没想到中途耽误了一天，今天才赶到，恰恰挤到咱们前头去了。如今这些红霞帔可说不好，天知道她们里头会再出个什么人物呢，一般的驿官也不敢得罪。大哥，咱们刚刚入京，这种无谓的麻烦，还是算了吧！”

锦衣人微微一笑，恰好此时正是雨过不久，天边一道彩虹出来，他指了指彩虹，“你是说这位？”

那侍从吓了一跳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左右，才悄悄地道：“大哥，这可是个禁忌。”

锦衣人扑哧一笑，道：“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，这是好事啊！你看，这今日进京的红霞帔，有十几车啊！”

那侍从也笑了，“这在京都，可是要命的话题，咱们在外头说说也就罢了，进了京可一个字也不能说。这十几车的，也未必都能够入得了天宫，还得先到总管府去备选呢！”

正说着，忽然车身激烈地震动了一下，只听见外面风、火、雷、电四名护卫的叱喝声未落，车帘无风自开，一条身影像狸猫一样敏捷地钻入车中。

锦衣人正要出手，手势方出，眼前忽然金光一闪，一股力量托住了他的掌风，他收掌凝视一看，吃惊道：“魔豹？”

只见眼前是一只才不过三四尺长的小豹子，浑身金光，眼珠碧绿森然，似有一股强大魔力蕴涵其中。那豹子魔眼凛然一扫，见车内众人已经被它镇住，这才“呜”的一声，缩入一人的怀中。

锦衣人这才顺着抚摸豹子的手，看到抱着魔豹的主人。原来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她身上披着兽衣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衣服也是凌乱肮脏，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了。只见她低着头，对着那魔豹大拍马屁：“小黑好，小黑妙，小黑真是呱呱叫！”

锦衣人听得差点笑出声来，那魔豹明明是金色的，她居然称之为“小黑”，再说，夸一只豹子是“呱呱叫”，也实在是匪夷所思得紧。

魔豹缩入那少女的怀中，好像又小了几寸，只见它蜷在那少女的怀中，似乎对那少女的夸赞也听得甚不入耳，伸出爪子掏了掏耳朵，睨视着那少女很不以以为然，却又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来。

锦衣人已经镇定了下来，淡淡地道：“不知道姑娘有什么事？”

那少女这才抬头看着他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你带我进城。”她想了想，似乎自己也觉得冒失，忙又加了两个字，“好吗？”

锦衣人不禁好笑，道：“这里城门每天开着，谁都可以进去，为何要我带你进去？”

那少女顿时气愤起来，“什么谁都可以进去啊！我都在城门外三天了，就是不让我进城。说什么我没有户籍证明，属非法盲流，不许进入帝都，哼！”

锦衣人淡笑道：“现在开一张户籍证明也不是难事啊，你看别人都有啊！”

那少女气愤道：“要有我就不会找你了，我就是没有啊！我是从山里头来的，鬼知道什么户籍证明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锦衣人仍然淡笑道：“既然没有，那就别进帝都了，也没什么啊！”

那少女急道：“谁说没什么，我娘说，我爹在帝都。我从出生以来，就没见过亲爹，她叫我一定要找到他！”

锦衣人一怔，“你母亲为何不带你来找，倒让你一个小姑娘胡乱瞎撞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她死了！”

锦衣人不由得道：“对不起！”

那少女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人都是要死的。”

锦衣人沉吟道：“原来你身世堪怜，进城倒是有非去不可的原因！不过，你为何会跑到我的车上来呢？”

那少女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当然是沾你们这些能进特别通道的人的光啦，他们又不会查你们车上每个人的户籍证明。”她也不等锦衣人发问，自己叽里呱啦地讲起来，“本来这里这么多辆车我也不知道该上哪辆，可是小黑叫我上这辆车，我就听它的了。”

锦衣人看着那浑身金色的魔豹，不由得失笑，“你叫它小黑？”

“是啊！”那少女看着他。

锦衣人笑道：“可是它并不是黑色的！”

那少女不以为然地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可它小时候是黑色的啊，不能因为它长大了，就得改名字啊！你若是小时候叫小强，长大了换件衣服就得换个名字叫大笨了吗？”

锦衣人见那少女又在拐着弯儿骂人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这么多年来，还真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如此放肆了。不过这少女灵动活泼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眨过来转过去，竟是说不出的可爱，倒是引不起人的火气来。锦衣人不由得起了逗逗她的心思来，笑道：“可是我又为什么要帮你呢？要知道城门清查户籍，也是为

了安全起见。若是我带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进帝都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岂不是要负连带罪责。再说，我与你素昧平生，何必要为你冒这个风险呢？”

那少女急道：“那你怎么样才肯帮我呢？”她低头看了看怀中的魔豹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才下定决心毅然举起魔豹道，“要不然，我把小黑跟你交换，行不行？”

那锦衣人倒是吓了一跳，他知道魔豹是兽中之魔，修行时不知道吞食了多少有灵性的花草鸟兽，修得五百年才可蜕化原形，元婴逸出继续修行。第二次的修行后，道体便可大可小，变化自如，直到再修至千年时，再蜕化出元婴来，此时便可变为各种形态，法力无边。历代修真之士，无不为一上好护法兽而苦寻不已，像这少女怀中的魔豹，分明已经是属于五百年以上可大小自如的形态，属于千年难得的宝物，这少女居然这般轻易交出。细一思忖，锦衣人便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心中暗笑这少女，在他面前耍弄这些小计谋，当真是不知死活。

锦衣人将脸一沉，冷笑道：“好主意，把魔豹跟我交换，然后再让魔豹自己跑回去，是不是？”

那少女吃了一惊，“你怎么知——”她这“知”到一半便不敢做声了，只是拖长了声音。一边不住拿眼睛瞟他。

那锦衣人冷冷地道：“你别看了，魔豹一生只认一个主人，它最是通灵，能懂人言。听到你把它送人，它居然毫无反抗，一点不乐意的表示都没有，还是这么懒懒地趴着，这说明它早就知道，你不会把它送出去的。”

那少女嘻嘻一笑，揪着那魔豹顶上的一撮毛，道：“我还以为我哪里出了破绽呢，原来是小黑你太不懂得掩饰了呀！现在全让你弄砸了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”

瞧她一副面不改色的样子，显然这种手法她是屡用不爽的了。

那魔豹似是无可奈何地将头甩了甩，意思是你自己去想办法吧。那少女一抬头，看着锦衣人，直直地说：“那你说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带我进城？”

锦衣人好整以暇地换了个倚靠的位置，顺手拉开左边一个抽屉，倒了一杯

酒品尝着，笑道：“你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叫飞龙！”

“噗——”那锦衣人猝不及防地将满口的酒喷了出来。他狂咳了好一会儿，瞪着那少女问：“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！”

那少女奇怪地看着他，“怎么了，我叫飞龙！”

那锦衣人又咳嗽了两下，这才有些尴尬地道：“没什么，只不过从来没听说过有女孩子家起这样的名字！嗯，对了，你姓什么？”

那少女飞龙笑道：“我没有姓！或许见了我爹才能够知道吧！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锦衣人又是脸一红，咳嗽了好几声，才道：“我的名字？算了，就算告诉你，你也未必会记着！倒是你，你知道去哪找你的父亲吗？”

飞龙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其实找不找得到他，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娘说他到底和我有血缘关系，叫我去看他一眼，证明我的确是和别人一样有爹有娘，不是我娘踩了什么巨人脚印、闻了龙涎或者吃了什么不该吃的果子来着！”

锦衣人听得又好气又好笑，“那些传说中的朱果龙涎，生下来的可是一代帝王。就你这个小丫头，朱果龙涎，想得倒美！”心中却不由得想到，传说当今紫宸国的统治者宸帝，就是其生母在河边沐浴时，见一太阳坠落河中，感而有孕，生下宸帝。

想到此传说，他又看看那少女飞龙，原以为她千里寻父，身世堪怜，可是说话做事，却又无赖刁钻得紧，不觉可怜，反而觉得好气又好笑。

说话间，早已经不知不觉进了城。

那少女掀起轿帘，看了看四周，笑嘻嘻地对着那锦衣人说了一声：“这次欠你一个人情，下次见面一定还你，谢谢了！”便抱着魔豹，一溜烟地跳下马车，一下子钻进人群中了。

风、火、雷、电四名护卫不得主人吩咐，不便擅自出手，只得转头问道：“主

呃，大哥，要不要拦下她？”

锦衣人轻轻摇了摇头，“不必了。”他的神情有一丝的恍惚，“她的脸上，有一种帝都的人所没有的纯真。”他仰望帝都，轻叹一声，“在这帝都，这种纯真又能够维持多久呢？”

他转过头去，见帝都礼仪司的虞侯已经迎了上来，“是凤首领吗？礼仪司已经安排好一切，早在恭候大驾了！”

锦衣人点了点头，“有劳了！”

他便是三十六部落中的凤族部落首领——凤舞。

飞龙跳下马车，转过一个拐角，放下手中的魔豹。那魔豹一落地，便迅速长成一只五尺长的成年豹子大小。飞龙坐在魔豹身上，悠然地穿过街市。

帝都不愧是帝都，她从边境一直走到帝都，沿途经过多少城乡，却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帝都一成的繁华。可是，无论多么繁华的地方，依然是有贫有富，有贵有贱。

“新到的珍珠啦，新到的珍珠啦——”传来声声叫卖。她好奇地看过去，只见一个帐篷被盖得严严实实的，一个浑身泛着绿光的人在起劲地叫卖。

然后就见人群中闪出一条人龙来，让几个身着华服的人拥着走进了帐篷。那几个人一进去，绿衣人就停止了叫卖，也跟着进了帐篷。

飞龙本不以为意，珍珠虽然是稀罕之物，但是她向来对此不感兴趣，因此注意力很快就被街边玩喷火的杂耍班子吸引了过去。

也不知玩了多久，忽然一阵极悲惨的哭声猛地震动了她的心弦。她停下脚步，仔细地看了看周围。周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，该说的说，该笑的笑，并没有一处表示会有如此悲惨的哭声出现。

飞龙只觉得身下的魔豹也是轻轻一震，忙俯下身来问：“小黑，你是不是

也听到了哭声？”

那魔豹抬头看了看她，露出愤怒的眼神。飞龙忙问道：“小黑，哭声是从哪里传来的？”魔豹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帐篷方向。

飞龙急道：“那咱们快去吧！”当下忙催动魔豹，直冲到帐篷前面。走得越近，那哭声越发清晰。哭声已经变得破碎。鞭子一声声地抽打下来，那哭声断断续续的，已经声嘶力竭了，却被那鞭子逼得不敢停下。

飞龙听得太怒，只见那帐篷周围人来人往，估计人人都已听到那里面的哭声，却是个个表情冷漠，无人关心。

见一个外乡的女孩子骑着一头金色的豹子直向帐篷冲去，倒是有多事的人拉住她，道：“小姑娘别进去了，里头没事儿，哭的不是人呢！”

飞龙一怔，急道：“可我明明听到里面有人在哭！”

那人倒笑了起来，“小姑娘刚来帝都的？”这话都不用问，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，便转了口道，“那不过是鲛人在取珠罢了！”

“鲛人取珠？”飞龙这才想起来，传说中珍珠是大海中鲛人的眼泪所化，年年有渔人为了取珠潜入深海而死。可是，在这繁华闹市的大街上取珠，却从未听说过，她满脸疑惑，“怎么个取法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也不过是前年才有人想出来的新鲜法儿。那些买得起珍珠的豪门，家中珠子自然早已有了，最多是比个大小、颜色罢了。于是，有人捕了鲛人来，在这闹市中现场取珠。那鲛人长得美貌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别有一种风味。它这一哭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看得人高兴起来，便也不计较钱了。你听听，里头有撒钱的声音呢！”

飞龙凝神细听，果然那哭声、鞭子声之中，还有那哗啦啦大把抛钱的声音。飞龙眉毛一挑，忽然笑了，“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场取珠的事儿呢，可不可以进去看看？”

交了几个贝币，飞龙进了帐篷中。里面热闹非凡，有几家豪门子弟带着帮闲大声呼喝。台上正中的柱子上，锁着一个少女，看上去像十三四岁初发育的样子，披散着长发，赤裸着上身，那近乎完美的少女玉体与人类几无差别，但是她的下身却是一条金色的鱼尾。

只见那绿衣人鞭子接连抽下，却只抽打在她的鱼尾上，打得鱼鳞片片飞溅。那鲛人双眼已经哭得一片血红，浑身抽搐，发出极度痛苦的嘶喊声，却打动了现场的无良看客，他们依旧纷纷叫嚣：“白叫我们等了半日，怎么就掉下几颗不成形的破珠子来！”

那鲛人在鞭子底下，艰难地从眼中滚出一滴滴的泪珠，珠子落地带着丝丝血红色，却是颗颗扭曲细碎，不能成形。

绿衣人大急，一边鞭子狠抽，一边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算老子倒霉，这次弄了你这只没用的臭鱼来，存心要老子赔本啊！”

飞龙已经是瞧得大怒，将手一抖，放出刚才特地缩小了的魔豹来。在场众人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那魔豹已经是跃到台上，一口将那绿衣人吃了半截进肚。这边再一咬，将那锁着鲛人的铁链已经咬断。

那鲛人得以脱身，第一个动作竟是不顾自己的伤痛和危险，一个鱼跃在半空划过一道小弧形，整个身体扑到那绿衣人的半截身体上，狠狠地咬了一块肉下来。

刚才惊呆了的众人此时已经醒过神来。飞龙见势不妙，连忙吹了一下口哨。魔豹张口衔起鲛人，又跃到飞龙身边驮起她，便化作一道金光，撞破帐篷逸去。

幸好这城中也是有山有林，飞龙她们一直逃到一处密林中，才停了下来。魔豹张嘴放下鲛人，飞龙扶起她，喂着她连喝了几口水，鲛人才悠悠醒来。乍见飞龙，鲛人身子一颤，眼中露出又是愤怒又是害怕的神情来。

飞龙忙道：“别害怕，是我和小黑救了你，你现在安全了！”

那鲛人浑身一震，不能置信地看了看四周，只见四周全是密林，眼前只有一人一豹。她呆了半晌，这才松弛下来，整个身子蜷成一团，发出极其哀伤的呜咽之声。

飞龙劝道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怕，你已经逃出来了，已经安全了！”

鲛人慢慢地抬起头，露出一个空茫的笑容，“安全？我已经泪尽，回不了大海，根本活不了多久了！”

飞龙吓了一跳，“怎么会呢，哪里这么快就会泪尽呢。再说，就算流多了泪，也不会死啊，我这里有伤药，让我给你敷了药就没事了。”

鲛人的嘴角露出一丝冷冷的笑容，“你们人类，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你们拿我们的眼泪去装饰你们的笑脸倒也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残忍地对待我们？不管是大海还是陆地，所有的生物只是为了活命才会杀生。只有你们人类，却是拿我们的血、我们的泪、我们的命来取乐，为什么？”

飞龙一下子怔住了，好半晌才嗫嚅着道：“那些坏蛋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并不能代表全部人类啊！”

鲛人的声音悲怆：“我从海边到帝都，一路行来，所见的每一个人，都是这样残忍。”她凝视着飞龙道，“你救了我，可见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要么，你不是人；要么，你就是人中的异类。”

飞龙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对了，那个穿绿衣服的，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人类。”

鲛人冷冷地说：“他叫苔藓，是海兽和人类的杂交，属于半个人类。开始是人类给他钱，让他下海来抓我们，然后他开始自己贩卖我们。”她的口角，仍在不断滴血，恨恨地道，“我们鲛人虽然从来不吃肉，但是我能够咬上他一块肉，死也甘心了。”她停了半晌，眼望长空，有一丝迷茫地道，“鲛人的眼泪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鲛人的哭和笑都是发自内心的，半点也勉强不得。只有畅快地哭，珍珠才是浑圆的，被扭曲、被强迫是哭不出来的，就算哭出来，珠子也是破碎的。我被迫哭了这么久，已经泪尽。鲛人本来就是泪尽则亡，”她恨恨地看了飞龙一眼，道，“可恨